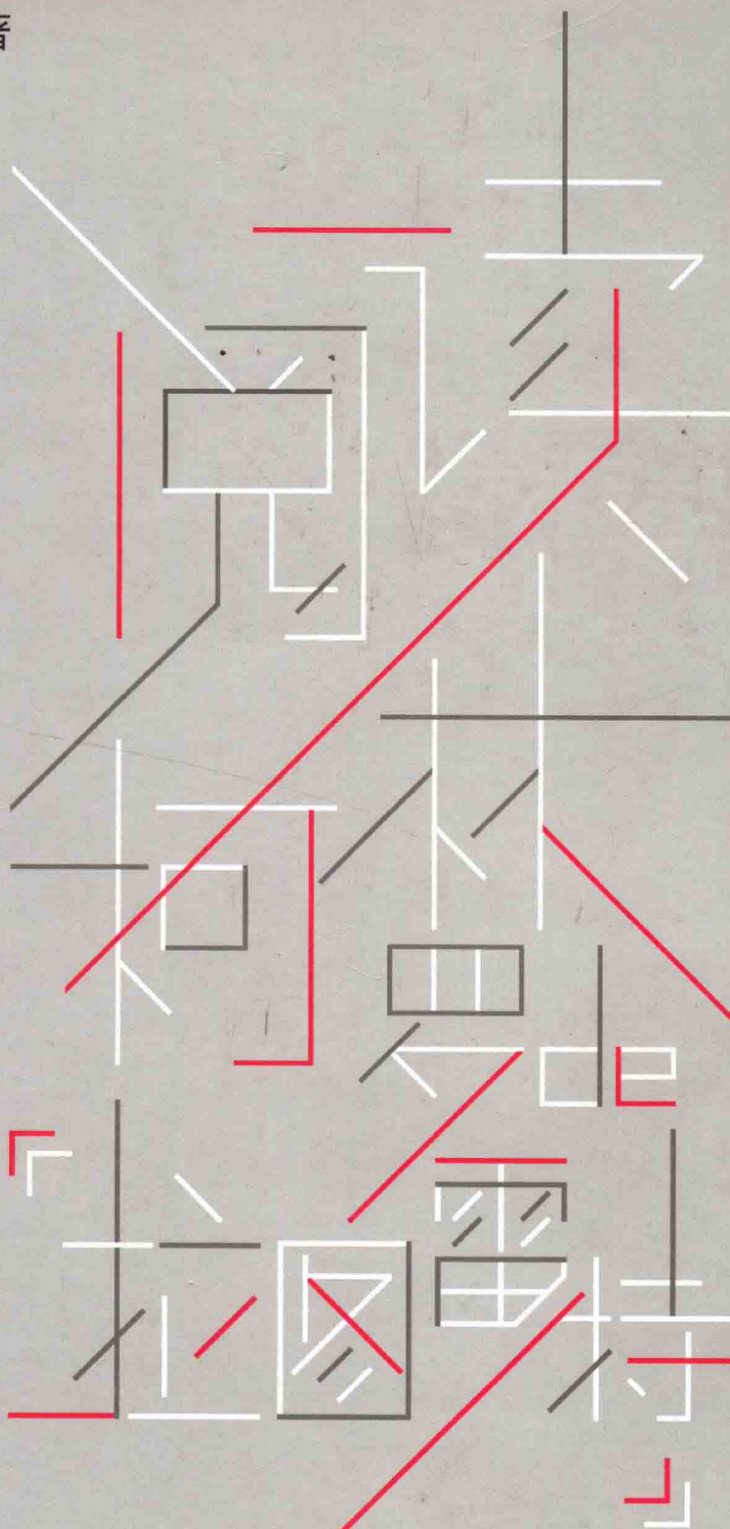


阅读柯林·罗的《拉图雷特》

王骏阳建筑学论文集

王骏阳 著

2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同济大学学术专著（自然科学类）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王骏阳建筑学论文集

# 阅读柯林·罗的《拉图雷特》

Reading Colin Rowe's "La Tourette"

王骏阳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中国·上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阅读柯林·罗的《拉图雷特》/王骏阳著.--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2018.10

(王骏阳建筑学论文集)

ISBN 978-7-5608-8110-2

I. ①阅…Ⅱ. ①王…Ⅲ. ①建筑学-文集Ⅳ.

① TU-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90399号

“同济大学学术专著(自然科学类)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阅读柯林·罗的《拉图雷特》/王骏阳著  
王骏阳建筑学论文集

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四平路1239号

邮政编码:200092

网址:<http://www.tongjipress.com.cn>

出版人 华春荣

策 划 秦 蕾 / 群岛工作室

责任编辑 晁 艳

平面设计 方子语

封面设计 王 骏 阳

责任校对 徐逢乔

印 刷 浙江省邮电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889mm×1194mm 1/24

印张:7 字数:218000

2018年11月第1版/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88.00元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本书若有印刷质量问题,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光明城联系方式:info@luminocity.cn

看见我们的未来

Luminocity.cn

光 明 城



LUMINOCITY

“光明城”是同济大学出版社城市、建筑、设计专业出版品牌，由群岛工作室负责策划及出版，致力于更新的出版理念、更敏锐的视角、更积极的态度，回应今天中国城市、建筑与设计领域的问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目 录

## CONTENTS

前言 ————— 1

Preface

《理想别墅的数学及其他论文》 ————— 2

中文版导读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Edition of *The Mathematics of the Ideal Villa and Other Essays*

柯林·罗与“拼贴城市”理论 ————— 60

Colin Rowe and the Theory of "Collage City"

阅读柯林·罗的《拉图雷特》 ————— 76

Reading Colin Rowe's "La Tourette"

拉图雷特 ————— 128

A Chinese Translation of "La Tourette"

柯林·罗论文丘里的耶鲁大学 ————— 140

数学楼设计竞赛方案

Colin Rowe on Robert Venturi's Competition Entry for the Yale Mathematics Building

图片来源 ————— 154

Image Sources

## 前言 PREFACE

本书收录的是笔者 2005 年以来陆续写成的柯林·罗研究的文章，其中既有译著的导读，也有翻译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和相关文献资料的研究；既有教学资料的记录和整理，也有会议发言的后续成文。当然，有些文章也可以被视为某种意义上的书评，如《柯林·罗与“拼贴城市”理论》。最早写成的这篇与《拼贴城市》有关的文章以及稍后发表的《阅读柯林·罗的〈拉图雷特〉》都经过比较大的修改，篇幅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减。

我不是一个柯林·罗主义者。除了书中提及的对“时代精神”的反对以及善于从某个具体问题切入展开理论研究的写作方法等特点之外，柯林·罗对我的吸引还有两个特别值得一提的方面。首先是对罗自诩为“一位富有设计才能却又未能成为建筑师的人”（an architect manqué）的认同。这一认同既是相对于罗而言的，也是相对于我自己而言的。正是基于这一认同，我才常常认为罗在许多建筑问题的判断和立场显得较为可信。其次是柯林·罗思想的自由主义本质。它对一切教条持怀疑态度，但又拒绝彻底的相对主义。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正如北美学者乔治·贝尔德（George Baird）曾经通过与 18 世纪盎格鲁—爱尔兰政治思想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类比指出的，罗在许多人眼里只能是“一个不可靠的人物——不愿接受党派原则，太想保持思想独立——最终是政治上的幼稚”。<sup>1</sup>为避免误会，请允许我强调，这里所谓的“党派”指的是学术党派；所谓“政治”指的是学术政治。

按照时下国内建筑学科的发展标准，本书对柯林·罗的研究纯属无用，充其量只是笔者个人化的学术兴趣的某种结果而已。正因如此，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对同济大学出版基金的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我还要特别感谢同济大学出版社晁艳女士对本文集文字不辞辛苦的审阅和校对。

王骏阳

二〇一八年七月

---

<sup>1</sup> George Baird, "Oppositions in the Thought of Colin Rowe," *Assemblage* 33, 1997, pp. 22-35.

## 《理想别墅的数学及其他论文》中文版导读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Edition of  
*The Mathematics of the Ideal Villa and Other Essays*

作为 20 世纪最为重要的建筑理论家、评论家、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之一，柯林·弗雷德里克·罗（Colin Frederick Rowe, 1920–1999）并非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他的学术研究及其成果大多以短文形式问世，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在一段时期乃至数十年之后才以文集的形式编辑出版。《理想别墅的数学及其他论文》（*The Mathematics of the Ideal Villa and Other Essays*）就是这样一部文集，它也是柯林·罗学术生涯中的首部文集，收录了柯林·罗从 1940 年代到 1970 年代陆续写作和发表的九篇建筑理论论文，由罗自选成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The MIT Press）1976 年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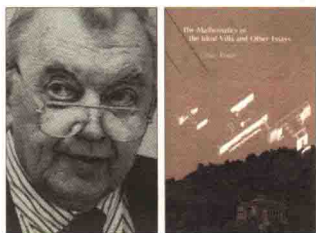


图 1- 柯林·罗

图 2-《理想别墅的数学及其他论文》英文版封面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理想别墅的数学及其他论文》代表了柯林·罗早期学术生涯的最高成就。它以柯林·罗完成并提交伦敦瓦尔堡研究院（The Warburg Institute）艺术史硕士学位论文之年（1947 年）在英国《建筑评论》（*The Architectural Review*）杂志发表的《理想别墅的数学》作为开篇，以 1959 年在《格兰塔》（*Granta*）杂志发表的《乌托邦建筑》（“The Architecture of Utopia”）结束。但这只是《理想别墅的数学及其他论文》中文章的编排顺序，与这些论文写作和发表的时间次序并不是一回事。比如，从写作时间上来说，《理想别墅的数学》确实是所有九篇论文中最先完成的，但是最晚写作完成的却不是《乌托邦建筑》，而是 1961 年的《拉图雷特》（“La Tourette”）。从文章发表的时间顺序上讲，《理想别墅的数学》同样也是最先发表的，但是最后发表的却是《性格与组构——或论 19 世纪建筑词汇的某些演变》（“Character and Composition: or Some Vicissitudes of Architectural Vocabula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该文最初完成于柯林·罗首次移居美国后的 1953–1954 年间，而正式问世的时间却是 20 年后的 1974 年。具有相似命运的论文还包括 1955–1956 年间完成，但直到 1963 年才发表的《透明性：字面的与现象的》（“Transparency: Literal and Phenomenal”），以及完成于 1956–1957 年间但发表于 1973 年的《新“古典主义”与现代建筑（一）》和《新“古典主义”与现代建筑（二）》（“Neo-‘Classicism’ and Modern Architecture” I and II）。

这些时间节点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柯林·罗学术研究的某些特点。首先，发表时间的严重滞后或多或少源自罗文章的批判性和争议性。以《透明性：字面的与现象的》为例：它写于 1955–1956 年间，原本投稿给《建筑评论》杂志，却因文中的某些观点被时任《建筑评论》杂志学术总监的尼古拉斯·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视为对格罗皮乌斯及其包豪斯校舍的直接或间接攻击和贬低而遭到拒绝，<sup>1</sup> 尽管此前柯林·罗已经在该杂志发表《理想别墅的数学》

1 沃纳·奥希思林：《“透明性”：探寻与现代建筑原则相匹配的可靠设计方法》，载柯林·罗、罗伯特·斯拉茨基：《透明性》，金秋野、王又佳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第 10 页。

和《手法主义与现代建筑》（“Mannerism and Modern Architecture”），并因此获得不错的学术声誉。另一方面，即使在1963年被耶鲁大学学生杂志《展望》（*Perspecta*）发表之后，该文仍然因对吉迪恩（Sigfried Giedion）“时间-空间”观的论述和质疑而引发持续关注和争议。<sup>1</sup>时至今日，人们甚至可以将《透明性：字面的和现象的》视为柯林·罗学术生涯中最具开创性（the most seminal），<sup>2</sup>但也最具争议性的论文之一。

从上述时间节点中我们还可以解读出柯林·罗学术研究的另一个特点。诚然，柯林·罗的学术论文不无对当下学科思想和以往学科历史的反思，也常常引起巨大的反响，然而他似乎更多为自己的思考而写，能否发表或者是否马上发表并不最重要。在今天这个以量化指标衡量学术成就的时代，这是一种近乎奢侈的学术生涯状态——事实上，即使柯林·罗曾经身处其中的西方学术界似乎也越发变得急功近利，越发难以容忍柯林·罗式的“逍遥”和“懒惰”。在《理想别墅的数学及其他论文》的前言和致谢中，罗曾经如此描述自己的学术心境：“如果不是某种惰性使然，这部文集完全可以在1960年代问世；但是，尽管我有时也会对没有尽早完成此书感到些许悔意，却丝毫不会为这样的拖延感到难过。因为某种程度上，这些论文中的大多数仍然保持着它们的有效性，其中一些很久以来还一直以翻印或者影印的形式在学生中传阅。对我来说，这已经足够荣耀。”<sup>3</sup>

如果不按完成或发表的时间顺序，而是以内容或主题来观察这些论文，那么我们可以粗略地将它们划分为两大类。一类与勒·柯布西耶研究有关，如《理想别墅的数学》《手法主义与现代建筑》《透明性：字面的和现象的》《拉图雷特》等，甚至《芝加哥框架》（“Chicago Frame”）也可归为此类；另一类则没有这种明显关联。但是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它们都涉及柯林·罗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对现代建筑观念的反思和重新评价，以及由此延展出的以设计为载体的建筑学认知。柯林·罗曾经将自己形容为“一位过度的思考者，一位作废比发表更多的写者，一位富有设计才能却又没有成为建筑师的人”（a thinker who thought too much, a writer who deleted more than he ever wrote, and an architect *manqué*）。<sup>4</sup>因此，在柯林·罗那里，这种反思和重新评价首先不是来自抽象的理论建构，或者宏大的历史叙事，而是立足于睿智精妙的形式精读（close formal reading）。

正是在后面这一点上，柯林·罗常常被国内外学者视为20世纪“建筑形式主义”（architectural formalism）的重要代表。但是，如果说西方学者在强烈感受到柯林·罗建筑思想中的形式主义倾向的同时，还是能够认识到这一思想背后以爱德蒙德·伯克（Edmund Burke）、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卡尔·波普尔（Karl

1 见 Todd Gannon ed., *The Light Construction Reader* (New York: The Monacelli Press, 2002), 尤其是 Rosemarie Haag Bletter, “Opaque Transparency” 和 Detlef Mertins, “Transparency: Autonomy and Relationality”。

2 Joan Ockman, “Form Without Utopia: Contextualizing Colin Rowe,” *T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57, December 1998, p.448.

3 Colin Rowe, “Preface and Acknowledgements,” in *The Mathematics of the Ideal Villa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The MIT Press, 1976).

4 Joan Ockman, “Form Without Utopia,” p.448.

Popper) 等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理念——当然, 这一理念在作为柯林·罗晚期学术思想代表的《拼贴城市》(Collage City) 中得到最为明确和充分的表达, 而在《理想别墅的数学及其他论文》中也许只能是一个若隐若现的思想线索而已, 那么国内学者对柯林·罗的认识则几乎完全是“形式主义”的<sup>5</sup>——从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建筑基础教学改革引发的

“九宫格”热以及与之相关的形式主义操作路线,<sup>6</sup> 到 2017 年由新一代青年学者发表的“形式分析法演变”研究。<sup>7</sup> 这其

中又以从鲁道夫·维特科尔 (Rudolf Wittkower) 到柯林·罗再到彼得·埃森曼 (Peter Eisenman) 的形式主义路线最为人们津津乐道。此外, 将这一形式主义路线向前追溯到海因里希·沃尔夫林 (Heinrich Wölfflin) 以及向后拓展至戈瑞格·林恩 (Greg Lynn) 的也不乏其人。<sup>8</sup> 一定意义上, 这条形式主义路线被国内学者反复提及的频率如此之高, 以至于它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显学。

作为《理想别墅的数学及其他论文》一书的导读, 本文将不可避免涉及上述这条“形式主义路线”。尽管如此, 本文更愿意关注的问题是, 如果这条 20 世纪建筑学中的形式主义路线确实存在, 那么柯林·罗在这一路线中的特殊地位是什么? 更具体说, 如果柯林·罗在维特科尔和埃森曼之间发挥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的话, 那么他与前后两位的思想差异在哪里? 对于这篇导读而言, 有待思考的问题还在于, 认识这些差异对于我们理解柯林·罗的这部文集有何帮助?

这些问题的梳理将不得不涉及上述这条“形式主义路线”发展过程中的诸多轶事, 它们或来自后继学者的研究成果, 或是当事人的回忆和自述, 以及柯林·罗学术生涯的其他写作, 集合在一起难免有东拉西扯的感觉。然而, 冗长的“东拉西扯”也许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勾勒一个理解《理想别墅的数学及其他论文》的学术背景和线索, 从而避免将“导读”变成对该书内容的直接复述。<sup>9</sup> 在此过程中, 本文也不可避免会涉及对一些相关术语的中文翻译的讨论, 从布扎传统的 *parti* 到柯林·罗的 *literal transparency*。我相信, 这些术语的中文概念对于理解柯林·罗的建筑学理论以及这部《理想别墅的数学及其他论文》同样至关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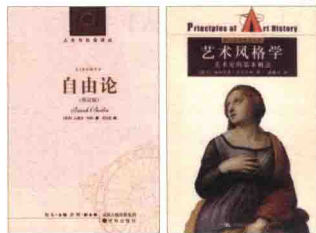


图 1—伯林:《自由论》中文版封面

图 2—沃尔夫林:《艺术风格学》中文版封面

5 在这个问题上, 除了笔者《柯林·罗与“拼贴城市”理论》(见《时代建筑》, 2005 年第一期, 第 120—123 页) 的相关论述外, 青年学者曾引也曾就战后政治哲学对柯林·罗的影响进行了阐述, 见曾引:《现代建筑的毕业生——柯林·罗的遗产(四)》,《建筑师》2016 年第 2 期, 第 18—32 页。

6 朱雷:《空间操作——现代建筑空间设计及教学研究的基础与反思》,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0, 第四章《“装配组件”与形式结构》。

7 江嘉玮:《从沃尔夫林到埃森曼的形式分析法演变》,《时代建筑》, 2017 年第 3 期, 第 60—69 页。

8 江嘉玮: 同上。以及袁峰:《从图解思维到数字建造》,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6, 第三章《形式图解》。

9 关于对《理想别墅的数学及其他论文》主要文章的复述, 见曾引:《现代建筑的形式法则——柯林·罗的遗产(二)》,《建筑师》2015 年第 4 期。以及《立体主义、手法主义与现代建筑——柯林·罗的遗产(三)》,《建筑师》2016 年第 1 期。

柯林·罗于1939年进入英国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学习。尽管此时已是1920年代这个通常被认为现代运动盛期之后的时期，但是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似乎仍然是英国新古典主义和法国/美国布扎传统的天下。根据柯林·罗在为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任教时期的学生詹姆斯·斯特林（James Stirling）的作品集所写的长文中回忆，该学院的创始人查尔斯·瑞利（Charles Reilly）特别欣赏以设计纽约的宾夕法尼亚火车站（the Penn Station）和哥伦比亚大学校园等作品闻名遐迩的美国麦基姆－米德－怀特（McKim, Mead and White）建筑事务所的作品，并在教学上对巴黎美院（布扎）式的平面设计情有独钟。他的继任者（也是柯林·罗就学期间的院长）莱昂内尔·巴顿（Lionel Budden）继续了瑞利的路线，但在思想上更加“自由和宽容”（liberal and tolerant）。此外，柯林·罗回忆道，不同于当时以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和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思想主导的强调英式传统和“现代社会意识”（modern social consciousness）的伦敦建筑联盟建筑学院（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School of Architecture），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更加国际化/美国化，更注重古典传统，更关注建筑的形式问题。<sup>1</sup>柯林·罗后来在自己毕生的学术生涯中经常使用“格局”（parti）、“组构”（composition）、“剖碎”（poché）等布扎传统的概念，应该与他在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接受和认同的建筑学教育有很大关系。

但是，这只是故事的一面，故事的另一面同样重要。柯林·罗写道：“为挖掘这座建筑学教育的庞贝古城，人们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的作用：一种作用来自学院体制，另一种作用则是来自学生的抵抗。”<sup>2</sup>换言之，如果说利物浦建筑学院的建筑学教育仍然固守着布扎体系的话，那么已经在欧洲大陆如火如荼的现代建筑运动也在那里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而这主要是在学生会成员和一部分教员（柯林·罗自己曾经经历该校学生和教员两个阶段）中发生的。首先，勒·柯布西耶《作品全集》（*Oeuvre complète*）前三卷已经问世，尽管它们不在当时的利物浦建筑学院图书馆收藏之列。<sup>3</sup>其次，相较于与亨利－罗素·希区柯克（Henry-Russell Hitchcock）合著的《国际风格》（*The International Style*），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介绍密斯的专著更受欢迎。在柯林·罗看来，后者是所有密斯论著中最好也最不教条的一部。<sup>4</sup>

与此同时，对于当时的利物浦学人来说，赖特既古怪又令人迷恋，受到推崇的还

1 Colin Rowe, "James Stirling: A Highly Personal and Very Disjointed Memoir," in *James Stirling: Buildings and Projects*, eds. Peter Arnell and Ted Bickford (London: The Architectural Press, 1984), p.11.

2 Ibid, p.10.

3 Ibid, p.12.

4 Ibid.

包括原籍匈牙利后移居德国并加入包豪斯的法尔卡斯·莫纳尔（Farkas Molnár）、意大利建筑师朱塞佩·特拉尼（Giuseppe Terragni）、意大利建筑师阿尔贝托·萨托里斯（Alberto Sartoris）的著作《功能建筑的要素》（*Gli Elementi dell'Architettura Funzionale*）、英国本土的康奈尔-沃德-卢卡斯（Connell, Ward and Lucas）建筑事务所的作品、马塞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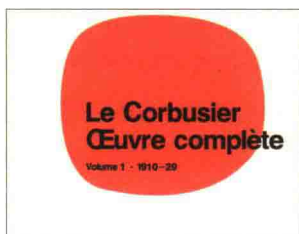


图1-勒·柯布西耶：《作品全集》封面

图2-考克瑞尔：位于利物浦的利物浦-伦敦-全球总部

布劳耶尔（Marcel Breuer）、查尔斯·伊姆斯（Charles Eames）——相比之下，格罗皮乌斯则没有这样的地位。受到柯林·罗在内的学生和教员推崇的还有，英国的巴洛克建筑师尼古拉斯·霍克斯摩尔（Nicholas Hawksmoor）、18-19世纪英国建筑师约翰·索恩（John Soan），还有帕拉第奥、哈德维克·霍尔（Hardwick Hall）、作为英国新古典主义建筑代表人物之一的利物浦建筑学院教授C. R. 考克瑞尔（C. R. Cockerell），等等。柯林·罗还特别将考克瑞尔与特拉尼相提并论。在罗看来，“如果说特拉尼代表了现代建筑，那么将超级希腊（hyper-Greek）、圣米奇尔（Sanmichele）和弗朗索瓦·孟莎（François Mansart）集于一身的考克瑞尔则被视为当地之神。”<sup>5</sup>

这是怎样一种不拘一格和兼容并蓄的氛围和建筑学认知！在这里，现代建筑史学中的时代精神说、历史决定论、目的论、道德高地、救世论，以及唯现代风格论都没有一席之地。取而代之的是超越风格之上的对建筑品质——其中理所当然包括形式的品质——的认识和理解。柯林·罗写道：

那是一个渐进主义（gradualistic）的氛围，对大西洋两岸同时关注。我们（学院）稳步推进。我们对千禧年狂热（millennialistic fervour）不感兴趣。我们关注传统，但是毫无疑问，我们也关注创造。我们没有偏见，我们也没有陈见。我们具备（也许出乎人们的意料？）自由的价值观和客观的判断能力。在这些方面，当然还有其他方面，我们是一切时代的传人。作为“组构”（composition）的诠释者，我们博采众长，让悖论成为空气中的一击。<sup>6</sup>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柯林·罗对鲁道夫·维特科尔的研究产生了兴趣。1941年，维特科尔与时任瓦尔堡研究院院长的弗里兹·扎克斯尔（Fritz Saxl）共同策划的一个以“不列颠艺术与地中海文化”（British Art and the Mediterranean）为主题的展览。作为瓦尔堡研究院致力于古典传统研究的学术路线的一次生动体现，该展览于1942-1944

<sup>5</sup> Ibid.

<sup>6</sup> Ibid, p.11.

年间在英国各地巡展，包括 1942 年 6 月至 8 月在利物浦建筑学院的展出，而这也是柯林·罗在利物浦建筑学院就学期间。1943 年，罗向担任学生会主席的低年级学生，也就是后来成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教授的罗伯特·马克斯韦尔（Robert Maxwell）建议，邀请维特科尔到利物浦建筑学院讲学。是年 9 月，维特科尔以“建筑师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 as an Architect）为题在利物浦建筑学院举办讲座，可惜此时柯林·罗已经应征入伍，参加英国卷入其中的二次世界大战，未能听到维特科尔的讲座。<sup>1</sup> 更为不幸的是，罗在战争期间的一次跳伞中摔坏了脊椎，从此不能伏案画图，最终成为他后来自诩的“一位富有设计才能却又未能成为建筑师的人”。一定意义上，正是这次受伤促使罗走上了历史理论的学术道路，而这条道路的第一步就是在“学术新人奖学金”（Junior Research Fellowship）的资助下，罗于 1945 年进入伦敦瓦尔堡研究院，成为维特科尔在那段时间的“唯一学生”。<sup>2</sup>



贡布里希：《瓦尔堡思想传记》中文版封面

瓦尔堡研究院，由阿比·瓦尔堡（Abby Warburg）在德国汉堡创立的私人图书馆演变而来。作为一名犹太裔银行家的长子，阿比·瓦尔堡本应子承父业。然而，他对艺术史和文化史研究情有独钟，并在父亲和继承银行事业的弟弟的资金支持下大量购置图书，到 1909 年，瓦尔堡的藏书量已达两万册之多，涉及艺术史、宗教学、语言学、人种学、神话学、哲学等领域。渐渐地，随着图书馆在学界小有名气，瓦尔堡也产生将图书馆改为研究院的设想。1921 年，瓦尔堡图书馆正式宣告成为一个研究机构，同时吸引了弗里兹·扎克斯尔、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埃德加·温德（Edgar Wind）等一批学者加入，开始在欧洲学术界声名鹊起。

瓦尔堡也是一个在艺术史研究方面占有一席之地的学者。他在欧洲 19 世纪图像志（iconography）的基础上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图像学（iconology）研究。在当时，艺术史研究领域深受沃尔夫林的影响，后者将艺术史研究的重点放在艺术风格的演变以及对这些演变的解释之上，并倡导一种将形式和风格本身的重要性置于艺术家之上的“匿名史”研究。沃尔夫林还独树一帜，试图通过五个成对的概念来认识艺术形式和风格的演变及发展，其中 16 世纪文艺复兴绘画向 17 世纪巴洛克绘画的过渡和变化最受到沃尔夫林的关注。这五对概念是：线描和涂绘、平面和纵深、封闭与开放、多样性与同一性、清晰性与模糊性。<sup>3</sup> 后人称之为艺术史研究中的“比较形式分析”（comparative formal analysis）路线。

与沃尔夫林的风格或形式立场不同，瓦尔堡的图像学研究不仅立足于西方艺术的古

1 Francesco Benelli, "Rudolf Wittkower and Colin Rowe: Continuity and Fracture," in *L'architettura come testo e la figura di Colin Rowe*, ed. Mauro Marzò (Venezia, Marsilio Editori, 2010), p.236.

2 柯林·罗曾经在《诚如曾经所言》的文集所作的引言中描述了自己职业生涯转变的这一过程。见 Colin Rowe, "Introduction" in *As I Was Saying: Reconnections and Miscellaneous Essays*, Vol. 1, ed. Alexander Caragionn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The MIT Press, 1996), p.2.8; Colin Rowe, "James Stirling: A Highly Personal and Very Disjointed Memoir," p.11.

3 见海因里希·沃尔夫林：《艺术风格学——美术史的基本概念》，潘耀昌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典传统，更致力于理解和辨别艺术作品的深层意义和内容。他以探索“形式与内容在传统冲撞中的相互作用”为己任，意欲将艺术史改变为一种跨学科的“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sup>4</sup>——事实上，瓦尔堡图书馆从一开始的正式名称就是“瓦尔堡文化科学图书馆”（*Kulturwissenschaftliche Bibliothek Warburg*）。另一方面，瓦尔堡也对黑格尔主义的“时代精神”持怀疑态度。在他看来，尽管“时代精神”不可避免影响个体艺术家的创作，但艺术史学家的任务与其是将艺术作品视为“时代精神”影响的必然产物，不如将其视为“时代精神”下的个体感知和选择结果更为重要。<sup>5</sup>

另一方面，瓦尔堡对古典传统对艺术家创作的影响倍感兴趣。但是在瓦尔堡那里，“古典传统”不仅仅是一种形式，而且更是一种精神，是一种超越形式的精神。正如他在评论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Monet*）的作品时所言：“无论如何，他（指莫奈——引者注）的作品似乎在告诉世界，只有与过去共享精神遗产者才能创造具有新的表现价值的形式。这种表现价值的穿透力不是来自对古典的遗忘，而是来自它对古典形式的再创造所施加的作用。对于平庸的艺术家而言，这种超级个人化的义务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负担，但是在天才那里，这一反差带来的是魔术般的古典行为，它将一切融于自身，为新的创造带来令人信服的力量。”<sup>6</sup>

瓦尔堡于1929年逝世，这给瓦尔堡研究院带来巨大冲击。随着1933年纳粹政权上台，有着犹太背景的瓦尔堡研究院更面临灭顶之灾。经过多方努力，瓦尔堡图书馆的六万册图书在时任馆长扎克斯尔的带领下从汉堡搬到伦敦，之后几经周折，于1944年正式成为伦敦大学下的一个研究机构。与此同时，尽管“文化科学”的学科建立对于瓦尔堡本人来说最终成为一个未竟的事业，但是他的学生潘诺夫斯基却成功将图像学发展为艺术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和学派之一。为逃避纳粹迫害，

潘诺夫斯基同样走上流亡之路，但是没有随瓦尔堡研究院移居伦敦，而是去了美国。他于1939年出版的影响甚远的《图像学研究》（*Studies in Iconology*）是有着严密构建的艺术史理论著作，致力于对文艺复兴以来的绘画范例进行从表层含义到深层意义（或者说“本质”意义）的解读。特别是他对扬·凡·艾克（*Jan van Eyck*）的《阿尔诺菲尼婚礼肖像》（*The Arnolfini Wedding Portrait*）这类作品“深层意义”的挖掘，将艺术史研究带入对画面内容“隐藏的象征”（*disguised symbolism*）的无尽阐释之中。一个苹果、一条狗、一朵花或者一只脚都不可避免具有不同寻常的超越其自身的象征意义。也许，这也是有些学者将图像学与符号学联系起来的原因。<sup>7</sup>

1 |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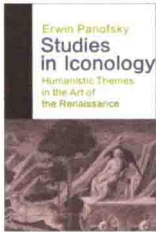


图1- 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研究》英文版封面  
图2- 扬·凡·艾克：《阿尔诺菲尼婚礼肖像》

4 邵宏：《美术史的观念》，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第229页。

5 Alexander Caragone, *The Texas Rangers: Notes from an Architectural Undergroun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The MIT Press, 1995), p.113.

6 Monica Centanni, "For an Iconology of the Interval Tradition of the Ancient and Retrospective View in Aby Warburg and Colin Rowe," in *L'architettura come testo e la figura di Colin Rowe*, p.226. 3; Ibid, p.12.

7 见理查德·豪厄尔斯：《视觉文化》，葛红兵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在这本书中，作者特别要求读者将第一章（图像学）与第五章（符号学）的内容联系起来。

尽管瓦尔堡研究院的其他学者如恩斯特·贡布里希（Ersnt Gombrich）、维特科尔、温德等人的研究并没有像潘诺夫斯基图像学那种深陷对艺术作品的“隐藏的象征”的无尽追求，但是艺术作品的意义阐释却是他们的共同兴趣。维特科尔与瓦尔堡研究院的交结在其汉堡时期已经开始，但是直到移居伦敦后才成为其正式成员。维特科尔自己的学术成长之路历经沃尔夫林、阿道夫·戈德施密特（Adolph Goldschmidt）和恩斯特·施泰因曼（Ernst Steinmann）等人的影响。特别是维特科尔在戈德施密特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在很大程度上继承戈氏“艺术历史客观性”（art historical *Sachlichkeit*）的衣钵。<sup>1</sup>某种意义上，维特科尔后来那部享誉学界和建筑界的《人文主义时代的建筑原理》（*Architectural Principles in the Age of Humanism*）正是戈氏的“客观性”影响与潘诺夫斯基“隐藏的象征”的学术追求相结合的产物。

《人文主义时代的建筑原理》的主要研究早在二战前已经开始，<sup>2</sup>其成果在移居伦敦之后陆续在《瓦尔堡与考陶尔研究所期刊》（*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上发表，它们是1940–1941年的《阿尔伯蒂的古典建筑之路》（“Alberti's Approach to Antiquity in Architecture”）、1944年的《帕拉第奥建筑的原则》第一部分（“Principles of Palladio's Architecture, Part I”），以及1945年的第二部分。柯林·罗进入瓦尔堡研究院学习的时间正是1945年，可以想象，他当时一定与这些研究撞个正着，并在自己的研究和思想中留下其影响的烙印。

柯林·罗的硕士论文以英国17世纪建筑师埃尼戈·琼斯（Inigo Jones）为研究对象，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维特科尔和扎克斯尔在“不列颠艺术与地中海文化”巡回展中关注的古典艺术对英国影响的主题。作为英国现代意义上第一个伟大的建筑师，琼斯深受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及其古典内核的影响，而最大的影响则来自帕拉第奥。琼斯不仅设计建造了许多在英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新帕拉第奥主义”建筑作品，而且还以帕拉第奥、维尼奥拉（Giacomo Barozzi da Vignola）、斯卡莫齐（Vincenzo Scamozzi）等意大利文艺复兴大师的建筑制图为楷模，完成了数量可观的“理论性制图”（theoretical drawings）。柯林·罗的论文以这些“理论性制图”为研究对象，并将论文标题定为《埃尼戈·琼斯的理论性制图及其来源和范围》（“The Theoretical Drawings of Inigo Jones, Their Source, and Scope”）。罗提出的论点是，琼斯理论性制图的目的是要写一本与帕拉第奥的《建筑四书》等量齐观的建筑学著作，<sup>3</sup>无奈造化弄人，琼斯未能完成这部著作便与世长辞。整个论文的思路和结论十分符合瓦尔堡研究院的学术期盼——用罗自己的话说，一切都“正是瓦尔堡人想要的”<sup>4</sup>：古典传统经过帕拉第奥的转化，在琼斯所处的地理和文化语境中得到传承和发扬光大。

1 Alina A. Payne, "Rudolf Wittkower and Architectural Principles in the Age of Modernism," *T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53, September 1994, p.325.

2 Rudolf Wittkower, "Introduction," in *Architectural Principles in the Age of Humanism* (New York and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1971). 这个《引言》写于1971年，没有出现在刘东洋的中文译本之中。

3 Anthony Vidler, *Histories of the Immediate Present: Inventing Architectural Modernis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The MIT Press, 2008), pp.65–66.

4 Colin Rowe, "Introduction," in *As I Was Saying*, Vol.1, p.2.

柯林·罗在1947年11月提交论文，次年被授予学位。<sup>5</sup>有趣的是，虽然这篇从未正式发表的论文被维特科尔称为“优秀”（brilliant），<sup>6</sup>但是罗自己之后却似乎对之讳莫如深，只在为《诚如我曾经所言》的文集撰写引言而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之时有所提及。不过有趣的是，在此，罗称瓦尔堡研究院的老师对他的理解也许“有误”（deluded）。<sup>7</sup>与此同时，1947年3月在《建筑评论》上发表的《理想别墅的数学：帕拉第奥与勒·柯布西耶之比较》（“The Mathematics of the Ideal Villa: Palladio and Le Corbusier Compared”）却成为罗最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该文删除副标题之后被收录在柯林·罗的这部自选文集之中，而且其主标题也成为整个文集书名的重要构成。然而，与硕士论文不同，该文没有得到维特科尔的认可，他甚至还在私下表达了对该文将勒·柯布西耶和帕拉第奥进行比较的“不满”（dismay）。<sup>8</sup>这一点或许已经表明，尽管罗曾经对维特科尔情有独钟，并且追随其来到瓦尔堡研究院，但是他与这位前辈和导师在建筑观点和学术志趣上其实有太多不同之处，而这一切都在《理想别墅的数学》中得到足够充分的展现。

维特科尔《人文主义时代的建筑原理》的魅影与《理想别墅的数学》

02

作为一位艺术史学家，维特科尔的研究如同整个瓦尔堡研究院的研究一样，都是在艺术史的语境中展开的。他的文艺复兴建筑研究针对的是之前占主流地位的，甚至用维特科尔自己的话来说已经成为一种“默许”（taken for granted）<sup>9</sup>的关于文艺复兴建筑的认识。这种认识将文艺复兴建筑视为一种尘世性（worldliness）、纯形式（pure form）、趣味（taste），甚至“享乐主义”（hedonism）的建筑。维特科尔在《人文主义时代的建筑原理》的注释中指出，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之一是拉斯金的《威尼斯之石》（*The Stones of Venice*）。<sup>10</sup>另一方面，尽管杰弗里·斯科特（Geoffrey Scott）于1914年完成的《人文主义建筑学》（*The Architecture of Humanism*）对拉斯金的观点进行了评

5 这个日期根据维德勒的叙述，见 Vidler, *Histories of the Immediate Present*, p.64.  
6 Ibid.  
7 Ibid.  
8 根据卡拉贡的记述，这一情况是柯林·罗在1988年8月与他的一次谈话中提及的，见 Alexander Caragone, *The Texas Rangers*, p.122, note 32.  
9 Wittkower, *Architectural Principles of in the Age of Humanism*, p.15.  
10 鲁道夫·维特科尔：《人文主义时代的建筑原理》，刘东洋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第15页。